

心比天高 護

非凡師奶為收養流浪狗
傾家蕩產親人變陌路人

狗比人可親

為收養流浪狗，斷送大好的家庭，甚至因此傾家蕩產，你願意嗎？相信絕大多數人的答案是否定的，但年近花甲、頭髮斑白的「薯媽」卻是極少有的異類，基層出身的她對狗的憐憫心超越一般人的三觀，八年來為三四十隻流浪狗傾盡所有，丈夫兒女不理解，她落得破產、與狗同眠、有家歸不得的境地，親父及胞兄亦用盡斷電、揚言潑燃油燒狗場的卑劣手段逼遷，利益面前至親形同陌路人，難怪她有時覺得狗比人更可親，狗窩裏更能慰藉那顆飽歷風霜的心靈。

記者 廣濟

儘管條件嚴苛，但薯媽仍傾其所有照顧狗隻。

薯媽在義工的協助下為狗場更換新的簷篷。

為深入了解薯媽「人狗情未了」的故事，本報記者早前在狗場義工李小姐帶領下，到達位於新田的狗場，汽車到步還未泊好，已聽見遠處此起彼伏的狗吠聲。李小姐解釋，該處人跡罕至，一有風吹草動狗隻便會緊張騷動，同時牠們亦意識到「有人來，便有吃的東西送來。」

颱風襲港 為愛犬遮風擋雨

小路邊，一名瘦削、滿頭花白、臉帶倦容的婦女正等候着，她就是薯媽。在她們引路下，一行人穿過雜草叢生的小路，再轉彎來到一堵簡陋圍牆前的鐵門，裏面便是薯媽的狗場。開門的一剎那，眼前的景象既令人驚訝又令人心痛，百餘呎的狹小空地上擺滿數十個狗籠，薯媽指着小屋說：「裏面還有一些（狗籠）。」記者探頭向內望去，光線昏暗的屋內還有10多隻狗。

這個狗場由薯媽父親的豬欄改建，隨着特區政府收地發展新市鎮，其父親已接受賠償，但薯媽卻未有搬出，小屋雖然有自來水供應，但已沒有電力供應，薯媽和狗隻面對炎熱天氣，僅靠太陽能充電的風扇通風，早前幾次颱風襲港，薯媽獨力撐着傘為棲息在露天狗籠內的愛犬遮風擋雨。

「我明白狗隻長期困在籠子裏並非好事，但無人手全天候盯住牠們，只有早晚才能輪流放牠們出籠放風。」凝望愛犬久在樊籠裏，薯媽疲憊的倦容突然激動起來，強忍淚水說：「我呢度地方雖然細，但點都畀佢哋食飽、沖涼，唔

使喺出面病死、餓死、畀車車死。」

薯媽原本是平凡不過的「師奶」，育有一子一女，為維繫家庭，她的愛狗夢稍為收斂，早年在飯堂洗碗及做水貨客幫補家計，還有餘錢在新界租一間小屋收養4隻流浪狗，滿足自己嗜好。2015年，一對兒女投身社會後，「兒女債」還清的薯媽便放飛自我，將全副精力投放在養狗上，經常到貨櫃場、汽車維修場餵飼流浪狗，一次在她父親的豬欄對面貨櫃場門外，遇見5隻小狗正在垃圾堆中覓食，薯媽憐憫心大發，「我跟进幾隻狗BB入去貨櫃場，入面仲有幾隻大狗，就一齊餵埋，之後又聽到不遠處仲有狗吠，再往前走就發現更多狗，前前後後總共30多隻。」

家人逼遷 斷電揚言燒狗場

薯媽直言，自己視狗如命，不忍心見牠們「食垃圾」，更擔心牠們被汽車撞死，「我見過太多貨車車死狗，有啲司機直頭將屍體掉喺路邊，實在令人心痛！」就這樣，薯媽過去八年瘋狂地收養流浪狗，跛腳的、生病的、皮膚腫脹破裂的……來者不拒，除了金錢上的代價，薯媽還押上家庭幸福，為養狗她與家人關係決裂，雖未離婚但與丈夫若即若離，子女亦不理解，她只有中午趁家人上班時，才回家打理家務，為家人準備膳食就返回

狗場過夜，甚少與家人同桌進餐。

狗場所在地皮已被政府回收，必須在限期前遷出，薯媽的哥哥及父親千方百計逼遷，截斷電源、揚言潑易燃油燒狗場、用鐵通破壞大門等，利益面前，至親形同陌路人，狗比人還要可親、可愛，她抱着一隻小狗，碎碎念：「執佢時佢周身都係病，好驚人，養熟咗就時常想親近你，想同你玩，想逗你開心。」當親情變得冷漠無情，純純的只逗玩逗食的狗，更能讓薯媽找到避風港，撫平飽歷風霜的心靈。

為狗引致眾叛親離，一貧如洗，只能與愛犬們在無電力供應的破屋相依為命，值得嗎？她卻有自己獨特的見解，認為兒女長大有自己的世界，何以作為母親的，人生下半場不能盡情追夢？薯媽最大的願望，便是有好心人能幫其搬至更大的狗場，「咁樣狗仔們就可以自由自在、健健康康！」

薯媽的狗場高峰期時養活40隻流浪狗，但經濟壓力實在吃不消，故她近年已稍有克制，並將部分狗轉送別人，如今只餘30隻。不計醫藥費每月開銷起碼4,000元，多年來依靠李小姐等愛狗的義工補貼開支。不過，當前薯媽的另一難題是需另覓選址重置狗場。

去年狗場現址被政府徵收，該地業主是薯媽的父親，早已接受政府的收購賠償，故今年初政府數次派人前來催促薯媽「離場」。李小姐表示，30多隻狗要搬遷，談何容易，時間緊迫之下早前租用八鄉紅毛潭一塊農地，並向政府申請延遲搬離。

李小姐稱，「那邊實際上就是一塊荒地，無車路、車入唔到，又無簷篷、無水，只有兩個貨櫃箱，人和狗如何居住呢？」李小姐續指，這塊農地租金每月6,000元，薯媽手上則僅餘3個月的租金，「恐怕狗場未起好，就已經無錢交租，唯有再幫手籌款。」



因人手問題，只有早晚才能讓狗隻放風。

急忙選址建狗場 手頭拮据籌款交租